

個一個的把他們克服，表現出輝煌的成就。當初誰也看不出她有這麼大的魄力和毅力。現在我要介紹一位兵學大家李浴日先生的遺孀賴瑤芝女士。

二

李浴日是廣東海康縣人，民國前三年生，民國四十四年逝世。我見過他幾面，他給人的印象多少有點怪。比如說他到我家來看任先生，任先生不在家時，別人出來招待他，端茶給他，他像是沒有看到，仰着臉望天。離去時也不和別人打招呼，昂然而去。家裏的傭人和青年人提起他，都直搖頭，說：「沒見過這樣會擺架子的人！」任先生却為他解釋說：「他不是架子大，是在想他的問題。書生本色，一點不會敷衍。遇到談得來的人，他却是滔滔不絕而且親切近人的。」以後他再來，大家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據說他從小就有個特殊的癖好，愛讀兵法一類的書；孫武子兵法十三篇，他背誦的滾瓜爛熟。他把孫子尊為「兵聖」，把他的十三篇尊為「聖經」。早在民國二十五年，他撰寫的第一部著作，就是「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」。他在該書的後記上說：

人生是苦與樂交流於他的心田，是成與敗編織成他的歷史。孫子之書是一部聖經，倘若你苦悶時，拿起讀讀，必會快樂風生，雄心萬丈；倘若你失敗時，翻開研究研究，必可鑑往知來，呼吸着成功的氣氛。

若干年後，他又把該書加以擴充，成為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一書。再後，他又寫了一本「孫子兵法總檢討」。這本書寫成未及出版，他就一限不起了。他的夫人賴瑤芝女士，把這本書給印出來。在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七日，她把這本書獻在她丈夫的靈位之前，作為她紀念他逝

世一週年的一份別緻的祭禮。

為甚麼李浴日先生把「孫子」一書，研究再研究，註解再註解呢？叫別人看來，不有炒冷飯或改頭換面的嫌疑嗎？這點，他是有所解釋的。

他認為「孫子」這一部書，雖作於平面戰爭的春秋時代，但作者的卓越天才，遠大的眼光，却超出了時間的限制，他所建立的原理原則，可以運用在現代的立體戰爭上。陸上的戰爭固然適用，就是海戰和空戰，一樣可以適用。孫子書中，涵概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宣傳諸端，又成為現代所謂「綜合戰爭」或「總體戰爭」理論之母。「孫子」是中華民族的軍人魂，也是傳家寶，孫子的偉大精神遺產，惟有黃帝之子孫中華民族的軍人纔能真正接受它、攝取它。雖然外國的兵學家近年來爭着研究中國的「孫子」，推崇備至，並有各種文字的譯本，但「孫子」畢竟是中國歷史文化中的高度智慧的結晶，外國人沒有受過中國歷史文化的浸潤，不會真正了解它，因而也不能巧妙的運用它。他們縱有各種譯本，但不能把它翻譯得盡善。這是國情、文化傳統、表達工具之不同所造成的障礙，是無可如何的。李浴日先生每一本研究孫子的著作，隨時把近代戰爭的理論，如德國克勞塞維茲的「戰爭論」，魯登道夫的「全體性戰爭」，美國馬歇爾「致陸軍部第二年報告書」，我國「最新步兵操典」、「作戰綱要」等嶄新的理論，作為「孫子」的註腳，證明「孫子」戰爭哲理之正確。又把兩次世界大戰、抗日戰爭、戡亂戰爭的實例，其間成敗得失之機，用「孫子」的指導原理來加以衡量。使孫子的言論，不致與時代脫節。所以他主張：

欲使「孫子」合於新戰爭的需要，則非五年或十年來一次新註

解不可。正如「孫子十家註」是過去了，新的研究、新的註解應隨時而興。

他在抗日戰爭初期，寫過一篇「從孫子兵法證明日軍侵華必敗」，已為事實所證明。三十九年六月間，當第七艦隊尚未進入臺灣海峽之際，臺灣的失敗主義者紛紛逃往海外，他又及時發表一篇「從孫子兵法證明匪軍攻臺必敗」的鴻文。他把固守臺灣和反攻大陸的必勝信念，全寄託在孫子正確的兵學理論上。過去的事實，證明他看法的正確；未來戰爭所需的智慧和指南針，他仍不斷地向這部寶典中努力鑽研，努力發掘。

浴日先生以研究兵學為畢生職志，以兵學報國為他個人書生報國的唯一途徑。他何嘗不知道戰爭是不祥之物，是大流血、大浪費、大破壞的惡魔？假若第二次世界大戰把世界上的矛盾問題都解決了，世界大同的理想逐步實現了，兵書誠然可以束之高閣。無如新的大同世界尚在遙遠的未來，舊世界的各種矛盾問題依然存在，加上邪惡的共產主義如洪水般的泛濫，毒瘡般的侵蝕，想在這個時候消滅戰爭，廢除兵法，其心雖惻隱，其事則不但迂闊，而且近於做夢。所以他一直鏗而不舍地做他的兵學研究工作。

他於民國三十年獨力創辦「世界兵學社」於廣東曲江，出版「世界兵學月刊」，以「闡揚中國固有兵學，介紹各國最新兵學」為宗旨。在漫天烽火中，在流離遷徙中，出版了「中山戰爭論」、「大戰原理」、「兵學隨筆」等書。蒙 總統兩度召見，獎勉有加。以是得在陸軍大學擔任同少將教官之職務。

抗戰勝利還都，他除了復刊「世界兵學月刊」外（該刊在戰事吃緊時播遷不定，時斷時續），又出版了「原子彈」、「孫克兵學新論」

等書。三十六年，任國防部政工局同少將副處長。因為他畢生瓣香孫子，為紀念孫子對中國兵學的貢獻，乃於公餘之暇，奔走募款，籌建孫子紀念亭於蘇州之虎邱山上，以表彰這位兵聖孫子。把孫子兵法十三篇，請當代書家吾師汪旭初先生（諱東，號寄庵，蘇州人）寫就，復請錢榮初先生刻石。未竟全功，蘇州已棄守。聞該石刻已妥為埋藏於地下，我看到影印本刊在李先生遺著「孫子兵法總檢討」的卷首，用十四塊石頭連續寫着。「孫子十三篇全文碑」八字，用鐵線篆寫，「汪東」二字用行書，旁有方形小印，在篆文之下。十三篇的題目和正文，分用大小兩種楷書寫成。因念當年汪師賜我之書札、詞稿、篆書對聯等文字紀念品損失一空，一別垂二十年，此時墨跡展對，宛如親炙，海天遙隔，伊人在否，走筆至此，不禁神馳於姑蘇臺畔白髮學人之左右也。

關於李先生籌建孫子紀念亭的經過，見於他的「蘇州虎丘孫子紀念亭追記」一文，被收入在「孫子兵法總檢討」一書中。其中有一段話說：

宇宙是永存的，是不滅的，但人類在宇宙中所經營的一切，則有其時間性。阿房宮何在？羅馬城何在？古昔聖賢的遺跡又有多少尚存？但我想，倘若後人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，未必不可使它和宇宙一樣的永存。……我們今日為紀念先聖，總應有一個歷史性的表現吧！

於此可見他的崇敬孫子，研究孫子，築亭紀念孫子，無非是站在民族、歷史、文化的崗位上，負起承先啟後，繼往開來的偉大使命。他覺得這種任務太重要了，也太光榮了，所以他辭艱苦，不眠不休的一直苦幹，直到他體力不勝負荷，因腦溢血症突然地死去。

三

以後便是他的夫人賴瑤女士的一段苦鬥的歷史。如果說李浴日的一生，都在辛勤地播種耕耘；他的工作得到賴瑤女士的一段艱苦撐持，纔得開花結果。如果說李浴日的一生奮鬥足以感人；那麼賴瑤女士却用她自己生命的光輝，照亮李浴日的一切，使他的未竟之志一一付諸實現，更發揚而光大之。她纔真是最優秀的中華兒女，在這末世的澆薄社會裏，值得大書特書的。

瑤女士是廣東省羅定縣人，民國二十四年考入國立中山大學農藝系。二十六年任廣州與李浴日相識。二十七年學校受抗日戰爭影響遷往雲南激江，她是二十八年任雲南畢業的。當時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的夫人吳菊芳女士，也是中山大學畢業生，知道瑤女士才學出眾，聘請她擔任廣東省兒童救養總院的秘書，同時又任廣東省婦女生產工作團壘區主任，兼廣東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。二十九年一月和李浴日結婚後，第二年生下第一個孩子，便辭去了工作，回到家裏，安心作賢妻良母。當時正是最艱苦的戰時，李浴日整天忙於自己的事業，把家庭、兒女的重擔，統統交給她。她的同學很為她不平，以為她有能力和機會出來工作，何苦關在家中，穿着短衣，作那些燒飯、洗衣、抱孩子的苦工。她說：「我自幼生長在淳樸的山村，看見母親、嫂子和親戚的飯，是自己親手煮的；所燒的柴，是自己親手從山上砍下背回來的；生了孩子，是自己奶大抱大的；我自己有了家，做了妻子和母親，把責任推給誰呢？」所以她十六年的婚姻生活，養了三兒兩女，除了獨擔家庭工作外，就幫着丈夫做校對、發行一類的工作，成為「世界兵學社」的一位無給職的幹員。

目前的時代，分工細密，軍事部門要軍事學校畢業的人纔能擔任

，李浴日以一個文人，偏偏喜歡談兵。他一心嚮往古人如妻子牙、張良、諸葛亮、王猛、徐懋功、范仲淹、劉伯溫、王守仁、曾國藩、胡林翼諸人的勳業。但現在哪有文人帶兵和文人作參謀長的事？因此，他只好把滿腹經綸和輜略，搬到紙面上來。紙上談兵是不被人重視的，所以他越談越窮困。三十九年春由港携眷來臺，以賣書賣文為生。四十年擔任實踐月刊主編。四十二年，任金門防衛部高級參謀，兼戰鬥月刊社社長。據金門防衛司令部柯副司令官遠芬在追悼他的文字中說：

浴日先生為甚麼會中年喪生呢，大家只知道他是因血壓過高致死的，但我却認為浴日先生實為盡瘁兵學而死，也可以說為「戰鬥」所累死。浴日先生本來身體很強的，只是十餘年來他獨力支持「世界兵學社」，而且還要著書立說，從撰稿、編輯、校對、發行，差不多都是他一個人兼辦。不要說是一個人，就是一部機器用多了也會壞的。尤其年來在臺灣生活很苦，完全靠賣書為生。近兩三年來，為我們主編「戰鬥月刊」，由一千五百元到現在增至三千五百元的經費，以這樣少的經費辦一個定期月刊，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蹟，任何人也辦不到的。但是「戰鬥月刊」從未脫期，而且內容一天一天在進步。我時常看到他櫛風沐雨的跑印刷所、拉稿子，心裏實在感動得要流淚。……早知如此，我真不該請他來替我們辦「戰鬥月刊」。

穆穆先生在追悼專刊上寫着說：他死的前一天，李太太到各書店收書款（他的書都是太太和孩子幫他發和收款的），在衡陽街上遇見，他特請她到一家冰店吃冰淇淋，他溫和的說：「妳吃吧，這些年來，妳從來沒有舒

舒服服坐下來吃個夠，你今天痛痛快快的吃夠吧！」李太太是捨不得多花錢的，他就橫一個豎一個連叫四客，自己吃一口就推給太太。唉！這是否前兆呢？

貧賤夫妻百事哀，由這兩段敘述，瑤芝如何在辛勤困苦地幫助一位公而忘私的書生丈夫掙扎，都可想像而知了。

浴日的突然死去，家中真無隔宿之糧。治喪委員會開會，任先生回來對我說：「會中提到募集子女教育基金，大家都說不容易，我主張各人盡力而為之，募幾多算幾多，因而有子女教育基金募集委員會之組織。」我拿到捐冊，把五十個號頭通通募滿，迅速將款和存根交回。瑤芝因為我經募的人數最多（款數並不算多），進行又最快，為此她曾來舍間向我致謝，這是我們認識之後的第一次晤談。平時我們各人都忙，誰都沒有專門閒聊的餘暇的。

四

四十四年九月三十日，「戰鬥月刊」為追悼李浴日出專號，我讀到瑤芝「哭亡夫浴日」的文章，情詞淒婉，使人不忍卒讀，從此我知道她能文。四十五年八月七日，某報有紀念李浴日逝世一週年的文字刊出。四十六年的初夏天，我在公路汽車上看見她，挾着一個大包，人又黑又瘦，憔悴的幾乎不可辨認。我問她忙些甚麼，何以憔悴至此？她說：「李先生在世時，曾發願重建中國的兵學體系，把中國古今兵學著作，蒐集齊全，編成一部中國兵學大系。他生前無力把它出版，我知道他必然抱恨九泉的。現在我把它付印了。天氣熱，天天跑印刷廠，雖然辛苦些，但還好，書就要出版了。」她匆匆跳下公路車，再趕市內的公共汽車，我望着她瘦削的背影和飄拂着的散亂長髮，心中泛起了無限的欽佩與同情。

「中國兵學大系」居然於四十六年的夏天出版了。共十四厚冊，她親自送一部給我們。我除了表示謝意和誠摯的敬意外，願意了解她這兩年來的生活實況，下面是她告訴我的一些事實。她說：

「李先生死的太突然了。頭天晚上他還在暑熱薰蒸之下寫到深夜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在廚房煮早飯，他走出來躺在庭園的竹床上。我忙好早飯喊大家吃飯時，發現他已昏厥過去。我請來五位醫師，終未把他救活，就這樣一句話也沒有交代，就離開我們了。假若他病個三兩月，一年半載，讓我好好地服事他些時，讓我對他盡了心盡了力，雖然年壽有定數，人死了我也還想得過。我們的生活太艱苦，他的工作過度繁忙，過度緊張，以至於死。我太愚蠢，只知道盡力的協助他工作，却沒有想到把他拉出工作圈外，讓他好好地休息。現在返魂無術，覺得自己行負神明，罪不可恕。現在我惟一的路子，是把自己的生命，整個的奉獻給他的家，他的兒女，他的著作和一些研究兵學的廣大讀者。讓他的生命，繼續不斷的發舒光和熱，發生影響和力量，等於他還活在人間一樣。感情和理智都在鞭策着我，我的形骸越是勞苦，心靈上越是平安；反之，則心靈上就得不到平安。」

「謝謝各位友好的關懷，給我募集了五萬元的子女教育基金。有了這些，對於我的子女，我矢志向着最高教育水準培育他們。當時有人要我把這錢和他合夥做生意，說是有大錢可賺，又有人邀我做農場，說是立刻就就可分紅；但我都毫不考慮地婉謝了。我覺得我不能這樣做，因為這是教育基金啊！我運用這些錢將先夫的遺稿印出來，又把一些賣缺了的書再版。我覺得這樣能使他盡瘁兵學的遺志，得以表揚於後世，他的生命得託於著述而永存。中國兵學能日放光彩，我對作者讀者都服了務，先夫的在天之靈會庇佑我們的。我將賣書和版稅的

收入，一分一毫地積聚起來，作為子女的教育費。這樣我把一份金錢作成兩件事。目前我們一家人承政府的德意，主副食照領，又領到撫卹金，小孩讀書也享受優待，我們簡單的生活足以維持。當我每印出一書，就像是把先夫的生命活力向世界播送一次；每收到一本讀者的書款，就像是收到一份溫暖的關切和慰問。這樣我把對先夫、對讀者、對兒女、對中國兵學，多方面的奉獻，統一起來了。

「我的大兒子李仁師，今年高中三年級，看見我最近為印中國兵學大系，這樣的辛苦疲勞，他流着眼淚勸我說：『媽，為着我們，你休息一下，讓我來為你分點勞，可以嗎？』我嚴厲的責備他說：『我的勞，你怎麼能分得了？讀書是你的本分，今夏，你能考上好的大學，就是對死父母盡最好的孝道。到那時，我會帶着你去拜見你的一些伯伯——你父親生前的友好。』我的孩子們，在這樣窮苦生活之下，個個都很乖，很懂事，很用功，也很健康。」

不久，他的大兒子考取了臺灣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，她帶着他來看我們。又因「中國兵學大系」十四冊的大部頭，也在這年（四十六年）夏天出版，她用它作為亡夫逝世兩週年的祭禮。在她，等於打了兩次吃力的勝仗，她這次來，氣色好多了，人也顯得健康了。

五

「中國兵學大系」的出版，使得她獲得了普遍的讚揚。金門劉司令官玉章為之作序，說：

兵學大師李浴日少將，以瀰溢血而捐館也，金門戰地，遙為哀祭。……蓋悲其品德之醇厚，治學之精專，方在盛年，而竟棄志以歿，亦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慈將軍，為古今所惜也。頃者李夫人賴瑤芝女士，以李大師畢生艱窘著述之力，蒐羅我國歷

代兵學珍本，集成「中國兵學大系」以饗世人，何與克勞塞維慈夫人之與「戰爭論」又絕相類似耶？

他在列舉古今中外編纂、繙譯或影印一部巨著，由國家動員無數的人力財力，耗若干年之時間，尚或難抵於成之後說：

今李夫人顛沛流離，撫孤夜泣，僅十餘閱月耳，竟能將我國二千餘年兵學精華，歷代文獻，一舉而公之於世，其與曹大家之於漢史，居里夫人之於鐳錠，為何如耶？

像這一類讚頌瑤芝與「中國兵學大系」的文章，我見到的不下數十篇之多。

關於「中國兵學大系」這部書，在這裏略為介紹一下：

第一冊裏是武經七書，包括孫子、吳子、司馬法、唐太宗李衛公對問、尉繚子、黃石公三略、六韜。第二冊是孫子音注。第三冊是汪氏兵學三書，包括太公兵法逸文、武侯八陣兵法輯略、李衛公兵法。第四冊包括陰符經注、風后握奇經解、黃石公素書注、心書、何博士備論。第五冊是太白陰經。第六冊是虎鈴經。第七冊包括投筆膚談、陣紀、百戰經、兵經。第八冊是兵迹。第九冊包括兵謀兵法、乾坤大略。第十冊是草廬經略。第十一冊是洪辨百金方。第十二冊包括百將圖傳、古今女將傳贊。第十三冊包括孔孟治兵語錄、岳飛治兵語錄、戚繼光治兵語錄、曾胡治兵語錄。第十四冊包括國父治兵語錄、蔣總統治兵語錄。除此之外，前面有六幅題辭，五篇序言，都是出於當今名將的手筆。最後有賴瑤芝親撰的一篇跋文，敘述李浴日先生編輯這書和她出版這書的經過，全文長八頁，情文並茂，感人至深。

跋文中有一段重要的思想，有加以徵引的必要。她說：

三十六年「世界兵學月刊」三卷五期，他（李浴日）曾著文呼

願建立「救人」的兵學思想說：「歐美的兵學思想，自克勞塞維慈以來已走入歧途了，即他們全以「徹底殲滅」的殺人主義為本。所以到了工業發達以後，便競相致力於武器的發明，尤其到原子彈發明之後，殺人的技術與威力愈加巧妙而猛烈，一舉便可以殺人數十萬。像這種「殺人」的兵學思想，如果再任其發展下去，恐怕全世界都要毀滅，全人類都要死亡了。」

在今天，我們為糾正這種錯誤思想，非把「救人」的兵學思想建立起來不可。

我國向來的兵學思想，都可以說是以「救人」為本的，像孔孟所倡導的「仁師」、「義戰」，老子所倡導的「慈以戰則勝」，孫子所倡導的「全國為上」、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吳子所倡導的「緩之以道」、「五戰者禍」，又司馬法所倡導的「殺人安人，殺之可也；攻其國，愛其民，攻之可也；以戰止戰，雖戰可也」。這種崇高的學說，實值得我們今日來倡導。澄清目前世界上所鼓吹着的「殺人為本」，「殺得愈多，功愈高，名愈大」的兵學思想，尤其軍人們的思想。

我們主張原子彈應用於「止戰」、「救人」。我們應大聲疾呼共起而建立「以仁義為經，以和平為緯」的「救人」的兵學思想。……他本具奇才，奈何畢生窮厄！他對本「大系」確曾窮精竭力無時無地不注意去搜選。中間雖千磨百折，但他矢志不移。他不知肉味，不爭榮利，始終這樣堅毅苦幹，直至輪將到他最後一滴鮮血便轟然中斷了。在今日赤禍橫流，文物毀滅殆盡之餘，先夫這種瞬息不停，萬難不辭，對於衛護兵學國粹，不是已盡了最大貢獻了嗎？今不幸天不假壽，盛年毀折，教

我怎忍他從此隕滅！然死者不可復生，又教我怎忍這些古籍零落、散失、蟲蝕、鼠竊？他奮志以終，更教我怎忍英靈鬱結，一任長恨與天地同其綿綿！

這就是她所以拼死要把這部「中國兵學大系」印出來的原因。

這部「中國兵學大系」出版了（臺北永和竹林路世界兵學社發行），而且暢銷了，她似乎應該可以休息了，但是她不，她又把李浴日所主編的，停刊已達兩年多之久的「戰鬥月刊」復刊了。請浴日的知己老友趙子先生主編，經費仍由金門防衛司令部支持。她負責校對、拉稿、跑印刷廠等事務工作。從此，她又抱着大皮包為「戰鬥月刊」奔波了。

在四十七年李浴日逝世三週年時，她又為他出了一冊紀念特刊作為祭禮。裏面篇章文章，都異口同聲地讚美她，欽佩她對「中國兵學大系」和「戰鬥月刊」的功勞。

趙家驥將軍的一首七言律詩，對他們夫婦二人的禮贊帖切極了。他說：「新編孫子最心傾，註比十家理更精。早識退軍能制虜，何期渡海便騎鯨！揭喧無命雄文在，克氏有妻大系成。『戰鬥』三年終復活，仁師義旅振天聲。」真的，她確實是配得這些禮贊的。

復刊以後的「戰鬥」，內容也很精彩，只可惜支持了一年有餘，終因受四十七年金門八二三砲戰的影響而再度停刊。

五十年夏，她的長子李仁師畢業於臺灣大學，赴美國留學深造，習航空工程。學費和旅費，都是他母親把賣書的錢，慢慢積聚起來的。去年聖誕節，仁師在美國訂婚。瑤芝在臺北市的心園宴請一些老朋友，大家都從心底裏崇敬她，覺得她的偉大聖潔，沒有誰能比得上。今夏，仁師在美國獲得了博士學位，同時也結了婚，有了滿意的



民國十五年師範大學畢業與母親姊妹

職業。次子仁
學。讀電子物理
學。長女仁美都
在北一女讀高
中，幼子仁穆
在父親去世時
現在也已學語
中二年的學
生了。

瑤芝不再像十年前那
婚後的許多經歷。把浴日從前寄給她的情書情詩，裱裱起來掛在房中，朝夕誦讀回味。她在四十七年寫的「浴日之戀」那篇文章裏，也把这些詩一首首地引出來。她說：「這十九年前對我愛的歌頌，正是今日永恆的愛的註腳；這十九年前對我愛的讚美，正是今日逆境中掙持力量的泉源。」愛是永不止息，聖經上的話是不錯的。

近來她試着寫一部長篇名為「婆婦心」的小說，以她自己為模特兒，剛寫出一小部分。其中有這麼一句話說：「有者已經變為了無，我要從無中變為有。」強哉瑤芝！勇哉瑤芝！在女界中，在茫茫人海中，我永遠高舉你！

綜括她這十多年苦幹，除養生送死、教子持家之外，還把浴日的遺稿出版，已出版的書再版，「中國兵學大系」之推出，「戰鬥月刊」

之復刊；是她對兵學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。長子獲博士學位，就業完婚；其餘的四個子女，都受到良好的教育；是她光大了門楣，對於家的貢獻。她這一生辛苦，算是有了成績，結出碩果了。

她說：現在兒女都漸漸長成，政府對他們的撫卹的期限，明年就將屆滿，她的後半生，應該貢獻給國家和社會。想找一份職業，讓自己能直接參加對多難的國家服務，相信會於公於私都有益處。只可惜她脫離了工作崗位太久，學術界的進步日新月異，當年所治的農學，現在可能已經落伍了。但我覺得她這種堅苦卓絕的忘我精神，吃苦耐勞、克服困難的決心和毅力，始終站在時代的前面，永遠不會落伍的。

我每看到社會上瘋狂地捧明星，捧歌女，捧名女人，捧貴婦人，固然我不願置評；但像賴瑤芝這樣的人，把她的奮鬥事績加以表彰，實在可以使「貪夫廉、懦夫立」，對於世道人心，社會風氣，應該是有益的。

年年的婦女節、母親節，都表揚一些模範婦女、模範母親，我覺得她纔真配得上作模範婦女、模範母親；不僅如此，她還應該被推為模範女公民，優秀的黃炎子孫。看了以上的事蹟，大家或者不會以為我的話為溢美吧。

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於臺北中和鄉

附：作者簡介

尉素秋女士，江蘇省揚州山陰縣人，民國二十年入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攻讀。當時國學大師汪旭初（東）先生為中文系主任，吳瞿安（梅）先生任詞曲教授，教學認真，文風冠一時。尉女士得名師指導，對詞曲致力頗多。畢業後，一直服務於教育界，曾在四川省立教育學院、私立中國文化學院、私立東海大學、省立成功大學等校中國文學系教授詞曲。其弟子多以詞曲鳴於時。著有秋聲詞、秋聲散文集、中國婦女到何處去等書。